



CC.2582 0796 2837



未来杀手：你好，我想知道你是谁

给未来杀手的信

LETTER TO FUTURE KILLER

寄信人：张未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球系手的信

LO FUYU CHEN

张未

LE 寄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未来杀手的信 / 张未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29-03746-8

I. ①给… II. ①张…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4579 号

给未来杀手的信

GEI WEILAI SHASHOU DE XIN

张未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田力唐婉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田果 闫国栋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20千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邢越旻 /1

“你找谁？”邢越旻警觉地问道。

回答的是年轻的女声：“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破绽？”

“什么？”邢越旻颤了一颤。

第二章 死去的邻居 /14

万吉朋果然上当了，这句话击垮了他，他开始咆哮起来：“你们他妈的能不能干点人事？这摆明了和我一点关系没有，你们就这样把我抓来了！”

第三章 对白 /24

“我原本就想杀了他！”他狠狠地说。

对方明显愣了一愣，这回连邢越旻也看出来了，最直接的理由，往往最能够让自己开脱，女人说得没错！

第四章 姚若夏 /38

“还是没看出来？”贺北光得意地笑笑，“吃菜吃菜！”他拿起了筷子。

“你家根本没养狗！”李从安突然说道。

贺北光愣在那儿，夹到嘴边的菜停在半空，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第五章 识谎训练 /49

“你刚刚不是说，你只看了一篇？”

“我主要是在看那一篇。”

“那其他几篇叫什么名字呢？”

“……”

第六章 顺风耳 1 号 /60

张慧佳发现自己一直躺着，起不了身，尽管意识已经越来越清晰，脑袋依然疼痛。她感觉到背部的潮湿，伸手摸了摸，捏起了一把泥。

第七章 助听器 /70

上午的时候，姚若夏早早去花圃买来了两束菊花和一盆盆栽。回家的路上，又顺道在拐角的五金店，买了微型电钻、十字螺丝刀、电笔和进口纽扣电池。

第八章 杀手写“信”了 /78

李从安把碟片从电脑光驱中取了出来，片名叫《天生杀人狂》，讲的是一对职业犯罪夫妻亡命天涯的故事，影片里充满了暴力，还有虚幻的非正常爱情。

第九章 窃听器 /87

“今天怎么那么久，你想饿死我们啊！”年轻的民警走上前去，迫不及待地捞出一个，放进嘴里，然后被烫得歪着脖子吸着口水。

第十章 试药人 /95

李从安架开了他的手，亮出了自己的身份。那麻子触电似的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门，那边还有个年轻的民警守着。他说：“警察同志好！”

年轻的民警忍着没笑，调侃了一句：“怎么，想跑？”
“不是不是，我只是看看！”

第十一章 水鬼 /106

只要一按下去，她想，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第十二章 又死了一个 /115

他正要继续说话，突然一股冰凉锋利的金属感从身后横到自己的脖子前，贺北光一愣，后面有双纤手举着一张纸条到他眼前：挂断！

贺北光顺从地做了。

姚若夏凑到他的耳边，低沉阴森地问：“你在跟踪我？”

第十三章 再次下手 /127

李从安点了剁椒鱼头、辣椒鸡肠、红烧肉和雪花鸭，还有一瓶雪花牌啤酒，他将啤酒打开，倒满后推到了邓伟的面前，自己则和同事要了两碗饭。

第十四章 犯罪心理地图 /138

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从包里拿出一本 A4 大小封面的本子，摊开放在李从安的面前。在这张本城的地图上，她画着不同图形，上面还密密麻麻写满了标注，这是一张邢越旻的犯罪心理地图。

第十五章 安眠药 /150

挂了电话，冀行英突然觉得有些不对，他从门上再看了看屋里，领导一动不动地安稳睡着，可还是有点奇怪。他想想，又比上次更大声地敲起了门。

还是没反应，冀行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推开门，叫着病人的名字。

还是寂静无声。

第十六章 白素梅 /158

他的手被反绑上了，肩膀酸得要命，稍微动一动，手腕就会传来刺心的疼，估计是被磨破了。这是“水手结”，贺北光想。在咨询公司开张之前，他曾经煞有介事地跑到体育中心学过擒拿与捆绑。

第十七章 她是“鸡”？ /167

李从安皱眉头道：“此话怎讲？”

调度员嗓音压得更低了：“你们一定知道了吧，白素梅是个‘鸡’！”

“我不知道！”李从安大吃一惊，本能地说出口。

第十八章 复仇的代价 /179

那些个大腹便便的领导又来了，这次却带着笑容，父亲拘谨地伸出自己油腻的手，那些领导没一个人去握父亲伸出的手，个个掩着鼻子就像厌恶一盘馊掉的饭菜。

第十九章 下不下手？ /192

“没事！”李从安喂了第二口，有点淡，他起身转到床的另一边，背对着姚若夏，将放在窗台上的肉松又倒了些出来。

机会来了！姚若夏把手伸进了包里，她快步往前冲着，李从安回过身来，好奇地看着姚若夏。

第二十章 赴约 /202

“我们见面吧。”她最终拿出了手机，按下了这句话，然后找到了邢越旻留给她的号码。手机上这几个文字，跳跃着消失在屏幕背后，就像隐没于沙漠之中的水珠。

“你终于出现了！”邢越旻迫不及待地回复了短信。

姚若夏告别阿婆，走上拯救自己的道路。

第二十一章 寻找真凶 /21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白素梅知道邢越旻在哪，但却不是自己联系邢越旻的，而是通过曹又村？所以我们蹲守白素梅的警察，才没有发现她外出过？”

李从安心里一沉，他摸出自己的手机。

第二十二章 杀手原来是 TA/221

“松手，再不松手开枪了！”

又是砰的一声枪响，白素梅感到肩膀火灼一般疼痛，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把她从姚若夏的身上拉了起来，她的嘴里还在不停喊着：“杀了她，杀了她！儿子就安全了……”

第一章 邢越旻

人们都管三年前那件轰动的案子叫“西郊幼女性侵案”。

三名不到十三岁的少女遭到性侵并陈尸荒野，致命伤都在头部。用当时女法医杨静静的话说，凶手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这是一件公安厅督办的大案，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此案导致当地人心惶惶，群众的安全感严重丧失。遗憾的是，案子过去三个月了，主办此案的专案小组仍然毫无头绪。唯一的线索是：有目击者分别在三具尸体的抛尸现场附近看到过同一个男人。

经过模拟画像和实地排查，锁定了那个男人，莲花村四十二岁的村民孙荣波。此人现在独身，曾经离异，靠在村口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为生，邻居说他偶尔还出去嫖妓。警察问到他时，他对答如流，能够准确回忆出案发时自己的行踪；可在关键的时间点，都无不巧合地一个人待着，不是说在家睡觉，就是进城看货去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几乎专案组所有人都感觉他有问题，当时，第一起案子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正常人谁会清楚地记着自己在三个月前的某时某刻都干了什么？

尽管有那么多破绽，专案组还是拿他没办法，因为缺乏证据，总不能靠“感觉”把嫌疑犯送上法庭吧。

“干脆收审算了！”会议上，几个年轻小伙儿愤愤地说着，“这种变态叫什么来着，恋童癖是吧？枪毙十分钟都不为过！”

会审这件案子的时候，李从安还是个普通民警，在专案组做些文书记

录工作。他轻轻摇了摇头，说：“这人肯定有前科！”

话音很轻，可还是让时任专案组组长的市公安局局长听到了。

“什么？”局长追问。

“哦，没什么！”李从安脸有些红，在座的很多都是有着二三十年经验的老刑警，自己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乱发言有点儿不太礼貌。

局长把脸转了过去说：“有什么想法就说，各抒己见嘛！别怕犯错，大家多说说，激发激发灵感！”局长四十多岁，梳着大背头，手上的烟一根接着一根，目光扫向李从安。

“我觉得孙荣波之前一定进去过，很有可能因为强奸。”李从安声音不大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局长转过头来，孙荣波的档案刚刚调到专案组，还没有传阅过，他低头看看桌上的档案，又看了看李从安鼓励道：“接着说下去！”

局长其实当时并没有做过多指望，有强奸前科是很好理解的，但有人开头分析案情，总比大伙都不说话要好。他挥舞着大手，鼓励李从安继续发言。

李从安却似乎有了自信，继续道：“以幼女作为性侵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性取向有问题的心理变态，一般来说，攻击性恋童癖通常都有一些共通的特质，比如社交能力差、个性懦弱、家庭或婚姻出现过重大变故等。他们在成人世界难以应付，所以才将兴趣转移到儿童身上；更有甚者还患有一定程度的智障，性观念始终停留在儿童时代；而此案嫌疑人明显不属于上述之列。”

“哦，那你有什么看法？”局长没想到李从安会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案情。

李从安把身子探到桌子前，像是变了一个人，慢慢地滔滔不绝起来：“他对警察的工作很了解，有过被审讯的经验，知道如何应付，这种老练的表现并不符合恋童癖的普遍特征，所以他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恋童癖。我个人以为，嫌疑人经常嫖妓，说明他并不排斥成人的性生活，而是为了寻求刺激才将性侵对象锁定为儿童，并且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此之前，他应该有过强奸或强奸未遂的经历。这三起侵幼案中，从作案凶器来看，

第一起用的石头，而后两起却是木棒，很有可能第一起的发生只是个巧合，适合的犯罪环境引发了犯罪；也许是因为怕事情败露所以杀死受害者。但这种行为以及结果却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强烈刺激了他在作案过程中的操控欲望，于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有预谋地进行了第二件和第三件案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对他定罪，我相信，第四起案子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说完这番话，李从安突然发现，办公室里一阵寂静，所有的人都转头来看着他，他又恢复了局促，嗫嚅道：“嗯，我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准确，抛砖引玉罢了！”

局长愣了一会儿，他没有想到李从安分析得如此头头是道，问：“那照你的意思，我们接下去应该怎么做？”

“理论上可以安排一场特殊的审讯，尝试着找到嫌疑人的心理弱点，然后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交代作案事实！”李从安不是很有底气地说。

“特殊的审讯？”有些人不太能够认同这一观点，“难道我们无法找到证据，仅凭审讯就能乖乖让他就范？”

局长摆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疑问，转向另一边问副局长：“你怎么看？”

这是李从安第一次获得表现的机会，副局长最终决定按照他的方法试一试。

审讯室安排在市公安局。按李从安的意思，现场的审讯节奏一定得张弛有度，开始要让嫌疑人感到轻松，然后趁其不备讯问他；要让他知道这不是农闲趴在房顶上闲聊，和他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警察个个尽忠职守，严肃睿智；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地方，可以暗示他如果拒不交代，警方不排除用刑讯的方式来获得真相；要让他知道他对那些女孩所做的一切已经引起了众怒；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对面放一大堆资料，即使和此案无关也没关系，这些资料都写满他的名字，放在嫌疑人的视线所达范围内。

“这只是基本设置，”李从安安排着审讯工作，“最主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审讯室房间的墙上，贴上那几个女孩遇害的现场照片，还有现场发现

的用作凶器的沾有血迹的石头。不要对他做任何解释，仔细观察他的身体语言，譬如动作、呼吸、流汗程度和颈动脉的跳动等，如果他真是凶手，就不可能对那些墙上的东西无动于衷。

“灯光稍微昏暗一些，尽量让审讯人的脸处于背光处，别让嫌疑人看清审讯人脸上的表情，最好由两个人对他进行讯问，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暗示他已经知道了重点，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以及现在所承受的压力。

“当他开始僵持，或者当我们感觉到他在思考的时候，不要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但这个时候要换一种策略，不管这有多恶心。我们必须假装非常同情他，告诉他那三个小女孩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问他是事先受到了勾引，然后又被威胁，给他一个保住面子的情境，给他一个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最后，尽量避免是非类的问题，而是要采用疑问句，比方问‘你是怎么做的？’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是不是你做的？’

“如果这几个步骤都能够顺利进行——”李从安看看大家，“也许会有结果！”

按照李从安的设计，这场特殊的审讯如期进行。孙荣波被带进审讯室，不出李从安所料，孙荣波看到墙上那几张受害人的照片，果然开始冒汗和呼吸紧促，他的身体语言和先前讯问时的情形大相径庭，整个身体蜷缩，带有明显的防卫性。负责审讯的侦查员，开始指责小女孩，当他随声附和的时候，侦查员适时拿出从受害者身上取得的血衣。这个行为彻底触动了，他开始沉默不语。李从安知道自己的推测基本是没有错的。

通常情况下，无辜者会在这个时候大喊大叫以示清白，即使嫌疑犯假装大笑或大叫，让人误以为他是被冤枉的，一眼也能够看出是装的。

经过进一步有的放矢的审讯，加之外围证据越来越确凿，孙荣波终于崩溃了，承认了性侵这三名幼女，并同意侦查员所言是她们威胁自己。孙荣波告诉侦查员第一次的时候并非预谋要杀害她，否则就不会随手拿起石头砸过去，而会选择更好的凶器，比如后两起案子的木棒。最后，他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五年中他所做的另外两起强奸妇女案，因为受害人没有报

案，所以一直没有进入警方的视线。

这次行动相当成功，警方未费“一枪一弹”将罪犯制伏，李从安声名鹊起。主法医官杨静静事后还特地请李从安到她家，和她的家人吃了一顿晚饭。当李从安看见杨静静十一岁的女儿时，就明白过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这件案子可以说让李从安摆脱了一些父亲的“阴影”，没过多久，李从安被调到下关区任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又过了几年，老队长退休，李从安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队长的位置。

李从安更加如鱼得水。审讯技巧的成功运用，使他得到市政法委书记的支持，加之父亲的资源，李从安开始在工作之余研究审讯心理学，“模拟监狱”就是一个新课题。

半个月里，十五名在校大学生被封闭在公安大学一栋废弃的教学楼里，成为实验对象。实验对象中，“扮演”囚犯的学生被限制了自由，出现的典型反应包括：依赖、沮丧、无助和自我否定，其中还包括个人尊严的严重丧失。实验表明，大多数暴露在强制性程序下的人将会泄露一些他们在其他条件下不会透露的信息；实验还证实了一个结果，缺乏睡眠会削弱心理功能，睡眠剥夺削弱了实验对象抵抗审讯压力的能力。这就科学地验证了，睡眠剥夺在审讯期间能够有效击败嫌疑人的抵抗。

这些珍贵的实验成果，势必会为我国“侦查讯问”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可实验还没完成，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囚犯”表现出严重的痛苦和情绪困扰。实验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成了李从安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公安大学出来的李从安喜忧参半，他抬头望了望天，冬季天黑得早，才4点多钟，天色就远不如先前亮堂，他打了个哆嗦，突然有种不知由来的预感。

这种预感与实验无关，而是觉得这个城市又要出事了。

合上《离散数学》的课本，桐大计算机系二年级学生邢越旻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又是周末的最后一堂课，他放好书本回到寝室。

一周的换洗衣服，还有床单被褥，需要每周拿回家的东西都要打包好。

邢越旻家住本市，如果不出意外，双休日会回到自己的家。

对于回家，他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不是少年初离父母身边那种倦鸟不知归的新奇感，而是从骨子里，对那个家，有着一一种本能的排斥。

寝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电话响起，不是手机，是安在门旁的 IC 电话，邢越旻愣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走了过去。

找自己的，是班主任，跟他说两周后本市大学生计算机竞赛的事情。这个赛事，一个月前，他就已经听说了。邢越旻颇受关注是因为他在本专业上毋庸置疑的天赋。他有一个逻辑的脑袋，对抽象的数字、公式有着匪夷所思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进入桐大一年以后，这个不善言辞、基本不与其他人说话的“怪人”，还是被学校挖掘出来，希望其能够为校争光。

班主任问他上周推荐的专业书是不是已经看完了，有没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需不需要单独再辅导一次。这一系列的问候，真切、热情，可邢越旻还是从班主任的语气中听到了功利。

他不是一个喜欢抛头露面的少年。确切地说，他活在自己的纯粹中，这种纯粹指的是对数字的热衷，是从一个个数学符号两边的排列组合中，寻找美感，并享受其中。不懂的人不会明白，数学有时就像一道风景线，邢越旻不希望这种审美，受到任何人间烟火的干涉。如果说这是一种境界，那么毋庸置疑，邢越旻就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书呆子”，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人。

挂了电话，班主任对那件事丝毫未提。邢越旻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不大的房间里顿时涌起了一阵寒意。

床上的包裹躺在那儿，已经整理过很多回了，他站起身来，揭开床上的棉絮，棉絮下被挖空了一角，邢越旻捧出个纸盒子，半个鞋盒大小。他打开盖子，密密麻麻的白色虫子，在盒子里蠕动。

邢越旻将盒子重新关上，扎上皮筋，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书包，背上包裹回家去了。

家与学校呈对角线穿过这个城市。邢越旻坐上了公交车，装着盒子的书包被平放在膝盖上。找来里面的那些小玩意儿，可着实费了他不少工夫。

如今，到处是杀虫剂的天下，差不多三个月，才在公园一棵腐朽的树根里，挖出了这些玩意儿。

父母还没有回来，他家住二楼，邢越旻抬头看不到任何家里已经有人 的迹象。

走进狭窄的走廊，迎面碰到了住在楼下的邻居。这倒也是个奇怪的男 人，单身，没有工作，貌似是退休或者下岗工人，邢越旻从来没有见他家 来过访客，他也从不与人交流。邢越旻的父亲，一个身材粗壮、脾气暴躁 的货车司机，几乎和周围所有的邻居吵过架，却唯独没有和这个人争执过。

邢越旻却总觉得这个奇怪的男人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特质。

他上了吱吱嘎嘎的楼，取出钥匙开了门。这是一个两室户，其实就是一居室中间用一块木板隔出了两个房间。里面那间被五斗橱和一张大床占 据着大部分空间，正对着床的桌子上放着老式长虹牌电视，他的父母就住 在里面；外面这间兼做客厅和饭厅，摆放着碗橱和桌子，角落的桌上有台 台式电脑，墙角靠着一张折叠床，邢越旻回来时，晚上就睡在那儿。他看 了看表，五点过一些，再有两个小时，父母就要到家了。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邢越旻将包裹靠在了墙边，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那个小盒子，来 到了阳台上。

阳台是木制的，年久失修，似乎一年四季都潮乎乎的。四根竖着的柱 子，支撑起了上面的横杠。邢越旻蹲下身来，他摸了摸中间的两根，里侧 有不被人注意的小洞，拇指大小，他打开盒子，从口袋取出一根小木棍， 那些白色的小虫子顺着木棍爬了上来。邢越旻将爬满虫子的木棍，顺着洞 口送了进去。

每次只能放三十只左右，少了没有效果，多了又很容易被发现。哪怕 多实施几次，反正已经坚持三个多月了，很快目的就要达到了。邢越旻想。

他一边做着自己的事儿，一边看着楼下，由于没有开灯，邢越旻穿着 黑色的外套，楼下人来人往，却没有人注意到他。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着实让专心致志的邢越旻吓了一跳。是自己的手

机，上面有个陌生的号码，邢越旻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往屋里走了两步，接起了电话。

“喂——”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邢越旻又“喂”了一声，这次却深切感觉到了电话那头的喘气声。

他疑惑起来，从耳边拿下手机，再次看了看号码，不认识。

“你找谁？”邢越旻警觉地问道。

回答的是年轻的女声：“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破绽？”

“什么？”邢越旻颤了一颤。

“我是说，用白蚁杀人确实很高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破绽？”

“.....”

“让白蚁啃噬木头，让你的父亲从阳台上跌落，制造意外事故，这一招确实很高明。但那个破绽也是致命的，而且我担保，二十四小时之内，警察就会找上你！”

二十四小时超市的换班时间是在晚上七点。五点多钟的时候，上晚班的李桂芳就来到了店里。本来她正在家里做饭，白素梅给她来了个电话，说是家里有事，想早点走。李桂芳原本就是个热心肠，况且自己又没什么大事，谁还不会遇见个突发事件？帮人等于帮己，二话没说，她弄完番茄炒蛋，向家里人交代了几句，就去店里了。

白素梅连说了好几次谢谢，李桂芳拍拍她，那么客套干啥，白素梅不好意思地笑笑。

“啥事啊？”

见李桂芳热心地问着，白素梅也不好意思不回答，原本她不想说的，“也没什么大事，儿子学校里换寝室，我去帮个手！”白素梅撒了一个谎，脸稍微红了一下。

李桂芳没有觉察，大大咧咧地笑道：“所以早生孩子还是好啊，早有出头之日。”都是下岗再就业，李桂芳年纪比白素梅大五岁，四十三岁了，

孩子却比白素梅的小。

“也早吃两年苦!”白素梅客套得很得体。

“哦，这倒也是，”李桂芳是个直率性子，什么实话都往外说，“你儿子这病确实难为你了!”

这话戳到了白素梅的心里，邢越旻有先天性脊椎病，脊柱上多了一块骨头，医生说这病没法治，而且位置敏感，动手术风险太大，小时候还不明显，等邢越旻稍大了一点之后，要靠镇定剂缓解畸骨压迫神经带来的疼痛。白素梅总想着多挣一点钱，等钱攒够了就去国外动手术，靠打镇定剂总不是个事儿。

“久病成良医!”李桂芳可能也觉得自己这话有点突兀，加了一句算是鼓励。

白素梅笑笑，没说话。

“这镇定剂应该也有副作用吧，我婆婆失眠，晚上吃安眠药，第二天我看她都有点头重脚轻，走不稳路了!”

白素梅眉头微微皱了起来，是啊，镇定剂也好，安眠药也好，是个人都知道会有副作用，但凡有点其他的法子，谁会选这招？好在这两年白素梅找到个中医推拿，似乎对邢越旻的病有效果，虽说除不了根，但用药来控制疼痛的次数越来越少，否则动不动都疼得死去活来的，连学都不能上了。

李桂芳以为白素梅介意了，原本她只想安慰安慰白素梅，意思是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没想到她的表情一下子严肃了起来，弄得李桂芳反而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了。

“老年人最好不要吃安眠药，”白素梅也嗅到了气氛中的尴尬，解释道，“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神经衰弱什么的，吃点中药调调，安眠药副作用强不说，还上瘾!”这话说得没错，李桂芳分析得对，久病成良医嘛，对于神经麻醉和调理这块，白素梅有照顾邢越旻那么多年的经验，还真能说出点道道。

“就是就是，啥时候你有空来我家看看，跟我婆婆说说，我们也不懂!”